

古今诗文精品丛书

现代散文鉴赏[®]

Xiandai Sanwen Jianshang

朱士钊 编

珍藏本

◆ 情景交融 ◆ 立意深刻
◆ 格调高雅 ◆ 意境深邃

新疆人民出版社

现代散文鉴赏

Xiandai Sanwen Jianshang
(B)

朱士钊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散文鉴赏/朱士钊编.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3. 7

(古今诗文精品丛书)

ISBN 7-228-08164-1

I. ①现… II. 朱… III. 散文—文学欣赏—中国—现代 IV. I207.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7015 号

责任编辑:丁 璇

责任校对:郑 军

责任设计:黄 浩

出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编 830001

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印刷 武汉市峰迪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0

字数 1200 千字

版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5001—8000 册

ISBN 7-228-08164-1 定价:29.5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篇 目 表

田 汉	往 事 (二) ·····	52
月 光 ····· 1	山中杂记 ·····	62
罗黑芷	平绥沿线旅行纪 ·····	71
雨 前 ····· 6	关于女人后记 ·····	80
丰子恺	俞平伯	
秋 ····· 12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老 舍	····· 85	
大明湖之春 ····· 17	陶然亭的雪 ·····	93
五月的青岛 ····· 21	城 站 ·····	101
想北平 ····· 25	雪晚归船 ·····	105
苏雪林	月下老人祠下 ·····	108
收 获 ····· 30	冯沅君	
秃的梧桐 ····· 33	清 音 ·····	114
洪为法	王 力	
乌鸦的埋藏 ····· 38	骑 马 ·····	120
冰 心	穆木天	
闲 情 ····· 45	秋日风景画 ·····	125
往 事 (一) ····· 48	李金发	

在玄武湖畔	137	沈从文	
应修人		西山的月	232
不留名字的爱我者 ..	144	鸭窠围的夜	237
老 向		聂绀弩	
村 声	146	巨 像	248
阿 英		上 山	255
城隍庙的书市	150	巴 金	
夏 衍		鸟的天堂	264
野 草	162	雨	268
旧家的火葬	165	废园外	273
魏金枝		刘思慕	
种 树	171	镰仓海滨的黄昏	277
许 杰		凌叔华	
热天的路上	179	登富士山	283
鲁 彦		许幸之	
雪	188	鹿的父亲	296
川 岛		刘大杰	
桥 上	195	巴东三峡	303
王世颖		成都的春天	310
放生日的东湖	200	梁遇春	
赵景深		途 中	314
西 溪	205	黎烈文	
钟敬文		秋外套	323
西湖的雪景	210	罗念生	
太湖游记	219	龙 灯	329
黄叶小谈	226	艾 芜	

怀大金塔	335	绕室旅行记	370
江底之夜	338	驮 马	379
丁 玲		楼适夷	
五 月	348	雨	385
沙 汀		冯 至	
某镇纪事	356	在赣江上	389
施蛰存			

田 汉

田汉（1898—1968）原名田寿昌，笔名陈瑜。湖南省长沙人，我国著名戏剧活动家、剧作家、诗人。1916年赴日留学。1921年与郭沫若等组织创造社。次年回国，于上海创办南国社，致力于以话剧创作演出为主的新艺术运动。他是我国话剧的开拓者，戏曲改革运动的先驱和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组织和领导人。生平著述颇丰，今有《田汉文集》十六卷行世。

月 光

有的人当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总爱喝酒，说因此可以忘记他的痛苦。但以他的经验，却不然，他越喝酒，心里越加明白。内心的悲哀不独不能因酒支吾过，而且因为酒的力量把妨碍悲哀之发泄的种种的顾虑全除去了，反显出他真正的姿态来。

他到这异乡的上海生活以来，不知不觉又过了两个节了。七月七刚过了，又是八月中秋，好快的日子！他的弟弟买了许多桂花来插在瓶里，摆在靠墙放置的桌上。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弟弟也懂得色调的配合，他因嫌白壁太单调了，不足以显出桂花的好处来，便借邻居叶君的一块紫色的花布钉在墙上，那金黄的桂花得了紫色的衬托果然越加夺目，萧索的寓楼中有了她发散出来的芳香，顿时温馨了许多，因为今晚是八月节，清澄皎洁的月光不可辜负。和他同居的 E 君

爱喝几杯，打了许多酒来，晚间便大吃大喝，他约莫也喝了斤把花雕，正如上面说的，将欲销愁，而愁的形态象雨过天晴的月色一样更加明显起来，他便倒在床上睡了。E君与他弟弟邀他到街头步月，他没有应他们，他们以为他睡着了，便不勉强他。他们去后，他起来拿起笔来要写一点东西，但是写不了，头好象有一点痛，便熄了电灯，依然睡在床上，电灯一黑，那清圆的好月立刻趁着她那放射的银线由窗子里跳进他房里来，吻着他的床。他此时的心里虽因喝了酒愈加明白，但在他眼里的月的姿态却模糊起来了。

“S妹”他喊她一声，她不答应，知道她睡着了。他把她的被盖好，起来放好帐子，房里虽然有一盏美孚灯，但不足以抵御月光的侵入。他走到书桌旁边坐下了，桌上还放着栈房里老板送来的月饼，他虽不饥，无聊地也拿着吃了，一面吃一面痴痴的抬头望着窗外，真是玉宇无尘，晶光似濯，他想此时若能同她一块儿去步月是何等幸福，偏她又一病至此。又念刚回去的慈母、幼儿，今晚不知在哪里过节，他一边想，一边听着帐子里的呼吸，也还均匀，似乎一时不至于醒来。他便慢慢的出了房门，走到院子里，满地银光，真如积水空明。由院子直走，出了大门便是扬子江边了，由堤边一带垂杨荫里望那扬子江时，滚滚江涛映在月光之中，就象无数人鱼在清宵浴舞，他独自一人伫立多时，渐渐觉得身上穿的单衫挡不住午夜的江风，又恐怕那卧病在异乡客舍中的可怜的人要醒了，急忙拭干眼中因江风送来的水珠，慢慢地踱回房里去了——这是他的去年今夜。

这时是他和她回上海的第一年。他们和他的朋友Z君夫妇住在哈同花园后面民厚南里的一家楼上。这天晚上也是八

月中秋，Z君和另一朋友邀他们俩同去步月，她穿着红色的毛衣同他们出去。从静安寺路转到赫德路，又转到福煦路，就是围着民厚里打了一个圈圈，他们便和Z君等分开了。他们沿着古拔路，在丰茂的白杨树荫下携手徐行，低声地谈着他们谈不完的心曲。那时的古拔路一边是洋房子，一边却是一条小港，小港的那边，是几畦菜园，还有一座有栏杆的小桥，桥头有几株垂杨低低地拂着桥栏，桥下水虽不流，却有浓绿的浮萍，浮萍里还偶然伸出一两朵鲜艳的水仙花。靠着菜园那边，还有一带芦苇，参差有致。他们自从发现了这块地方，常常爱到这里来散步。今晚他们因想这块具备了长芦垂柳碧水小桥的地方在明月之中不知更增几许姿态，所以特来领略这美丽的自然。果然不使他们失望，柳，芦，桥，水，浮萍，水仙都好象特作新妆迎接他们，他们站在桥头受着月光的祝福，他觉得这种情境很有画意，回家后他便画了几张小桥观月图分送他的好友。

他回忆了去年和前年今日的情景，又联想到今夜故乡，母亲和孩子在乡里过节。母亲一定思念她在外面的儿子，孩子虽小也一定想念他在外面的父亲，但他一定以为他的妈妈也同他的爸爸一起在上海，他哪里知道今晚的月光，不能照到他妈妈的脸上，只能照着她坟上的青草呢！

可怜一样团圆月，
半照孤坟半照人。

他还没有念完这两句诗，便痛哭得在床上打滚了。

上面这几段东西是他昨晚写的。因为都是月夜的回忆，他题之曰“月光”。不过他今早起来，照着他床上的不是“凄凉的月光”，却是和暖的阳光。他昨夜的泪痕在阳光中一忽儿都晒干了。他以后不敢再在月光底下回忆，不敢再于佳节良辰喝酒，不敢再惹起他的旧痛。他年纪还不大，还想忍着痛苦做些事，这也是他所希望于他的，他现在与惠特曼同样要求着“赫耀而沉默的太阳”，他与惠特曼同样唱着《大道之歌》：“从此以后，他不再呜咽了，不再因循了，他什么都不要，他要勇敢地、专心致志地登他的大道！”

作于一九二六年

选自《文艺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

【鉴赏】 这是一篇情景交融的抒情散文。文章以月光为凝聚点和贯串全文的引线，写了三段在月夜下的感受和回忆。文章虽叙述是绵延于三年中发生的事情，但作者把它们都溶铸在“月光”这一聚光点下去叙写：由于s妹的病逝，醉酒后在他眼里模糊的月的姿态，反衬出那越加明白的内心痛苦；在玉宇无尘，晶光似濯的月下，因s妹卧病，他只好无聊赖地独自一人去江边步月；与s妹热恋时，他们一起，在诗情画意的月夜中去领略那美丽的自然，“月光”成为贯串所有事件的引线，成为作者叙事、抒情的凝聚处，这样就使文章显得结构严谨、漫而不散，给人以一种艺术上单纯而整一的美感。

这是一篇抒情的佳构，那流淌在作品中悲欢离合的炽烈感情是全文的精髓。但这篇文章的抒情，又都是和写景溶凝在一起的。全文都是写中秋月光下的景色，但在三种情况

下，由于主人公感情色彩的不同，月光下的景色也迥然有异。前年的今日，因“他”和“s妹”沉浸在热恋的幸福之中，月光好像也在对他们祝福，明月照耀下的柳、芦、桥、水、浮萍、水仙，也都像在特做新妆迎接他们。去年的今日，因s妹病卧在异乡的客舍，他孤独一人步出房门，同样的月色，便显得清冷得多了：院子里，“满地银光，真如积水空明”，扬子江畔，“滚滚江涛映在月光之中，就象无数人鱼在清宵浴舞。”这“银光”，这“空明”，这“清宵”，都给人以“清”和“冷”的艺术感受。今年今日，在他借酒遣愁之际，“在他眼里的月的姿态却模糊起来了”。这里，虽说都是写景，却处处都在抒情，景语皆为情语，情语又无不寓于景语之中，真是情中有景，景中寓情，情景交融，相映生辉。在这篇散文里，作者写“愁”，也有独到之处。他不具体地去写“愁”之悠长厚重，也不含蓄地去表现“愁”之无尽无休，却以闲闲的两笔，写他醉酒后的感受是：在他心中，月的姿态“模糊起来了”，而愁的形态却“愈加明白”。在这简洁的描写中，作者那镂心刻骨的“愁”，却分明地表露了出来。

文章最后写“他”今早起来，看到床上“和暖的阳光”，看到“他昨夜的泪痕”已被阳光晒干。他决心今后不再“在月光底下回忆”，而“要勇敢地、专心致志地登他的大道”。这便一转全篇文章“清冷”“凄凉”的色调给人以“和暖”的感受和力量的鼓舞。

罗黑芷

罗黑芷（1898—1927），原名罗象陶，笔名罗黑芷，晋思，黑子等。江西省武宁县人。现代作家。1925年为文学研究会会员。主要小说结集有《醉里》，《春日》。散文《乡愁》，《甲子年终之夜》被郁达夫编入《中国新文系大学·散文二集》内。

雨 前

时节是阴历六月中旬的一日。微细到分辨不清的油一般的小汗粒从肥壮的章君的鼻头和颊上续续渗出，随后竟蔓延到颈际了。他睡在一间胡乱叫做书斋的房中一张藤躺椅上；照那样子看去，可以称为是午后二时光景的夏天的打盹。一只赤露的胳膊旁逸到藤椅的外侧，软软地向下垂着，那一只却屈弯在椅扶手上；两条腿和脚挺直伸出，叉开来搁在椅前的地方；那全身颇象一个三岁孩子用秃笔涂成的畸形的“大”字。他朦胧合着眼皮；那歪在椅顶枕上的发毛氍氍的脑袋，有时因为一两匹小蝇在他眼缝或嘴角的湿津津的处所吮啐得厉害，便“唔？”的在梦中发出了向来不曾有仇但为什么定要来烦扰的不得已的抗议，于是只得摆动一下，随即那鼻孔里似乎又有了小的鼾声了。

窗外的天空不象是可以教人看了会愉快的天空：说是夏天，总应该是青青朗朗有润凉的西南风吹送着一小片白云过来的，可以起人悠然遐思的天空；可是那在四边地平线上层

层叠叠堆上了还要堆上去似的隐藏在树林背后的云，不绝地慢慢向天顶推合，虽不曾响着雷声，人的心里总以为“快响雷了吧？”的这样沉闷暑湿的天气，所以竟使大小的蝇时刻攒围在这个有些汗臭的肉体的身旁，而且一只很大的蚊虫钉在他的屁股旁边；本能的作用使他那条大腿上的肉不时颤动。

什么象鞋匠正用锤子在木砧上敲打鞋底似的连续而又中斷的响声，正从那边的厢房里送到这半睡着的人的耳膜上，那震动特别尖锐。模模糊糊的意识使他在心里猜疑：这简直变成鞋匠店了么？不错，他的妻子恰正在那房里做着鞋匠。十多只尚未完工的大形小形的布鞋底，象干鱼一般横七竖八散乱在桌上凳上和竹榻上。伊却仿佛是一个永不会变动的世界里的人，和十年前一模一样的，手里捶打着伊自己的和伊儿女的鞋底，同时又和伊的老得象一座陈朽的留声机似的母亲唧唧啾啾不间断地作长谈，而且有快乐的笑声时常从伊们中间漏了出来。这使藤椅上半睡着的人奇异地感到：他仿佛被人装纳在一个大的满盛着棉花的麻布袋内，同时又仿佛浮在幽远的古昔所吹来的空旷的寂寞里，又伤感，又新鲜，教人很愿意就这样睡着不动地给搬运了去；我们要为他祝祷平安，为这个半睡着的人。

整个身躯动弹了一下，大约是一只苍蝇爬上他的鼻尖了，或者是那钉在屁股旁边的大蚊虫把那长针般的嘴从肉里抽了出来，于是他醒了。

他从椅上抬起身来，坐着，抓起那柄落在椅旁地上的破葵扇，向头面胸部不成仪式地乱扑了几下：“热呵！”便站了起来，慢慢踱离开去，似乎预备了要去找那什么地方会挂

搭着的冷湿的毛巾来拭干脸上颈上和胸前的汗水和油脂。一颗蚕豆大的红色肉疱在他右股上坟肿起来了，有点麻麻作痒，他用手爪去搔爬。

窗内的空气是湿漉漉的带有浴堂的气味，窗外的天色是那样恹恹地灰白得骇人。在窗角的上方有一个半大的蜘蛛正忙着结网。天边什么地方已经轰轰地响着低的雷声了。

他看着那搁置洗面盆架的上方墙上的挂钟，铿锵的鸣了五下；其实长针正到了十二点，而短针却又停在三点过一分的地方。内面的机械早生了锈蚀的挂钟的报时，原来只能求其如此。做着主人翁的颇能首肯这一种时间的错乱，他走出到阶前了。

一个人也不见。那厢房内敲打鞋底的笑声也不知在什么时候早沉寂了。天空还是那样的天空，有厚的薄的云块推动着。在这种境地，一个人每每能够瞧着眼前的参差的大小参差的种种物象而寻不出一意见来。

院中，此刻也如昨日一样，如前日一样，两端各矗立着一株被毛虫吃得快残废了但仍旧纷披地缀着些网膜一般的枯叶的月桂；中间是一个长方形残缺的花坛，蓬蓬杂杂从里面生出些黄瓜的藤蔓，一株幼小的柘树的枝叶，和许多开着小点白花的野草之类的植物；在花坛外面，那做着基础的砖缝里剥落了灰泥而被青苔占领了的阴湿处，挺生出一株二尺来高的凤仙花，因为无风的缘故，那些叶儿一动也不动。

单从这院中的情形看来，进步是没有的，退化也似乎只退到物质那方面的穷。这样的文句或许有点受着时代的叱责的嫌疑吧？然而在这个地方，西方的气味无论如何是没有的了。

他走近一步，现在站在那阶沿的边；觉到头顶上的云块中间仿佛透下一线明亮的光在阶下不远的一洼黑色的污水里忽然倒映着那株凤仙花的鲜明的姿影。那黑色的水底，此时看去，仿佛是无尽穷的窗渺，无尽穷的空阔。一种黝黑而蔚蓝的光穿透了那凤仙花的每匹明亮的绿色的叶背，射在每朵掩盖在叶下的淡红色的花瓣上，刹那间变成了莲青色。那花的全体亭亭地倒植在这个璀璨明净的世界里，倘若落下一瓣一叶，必定是会作破碎的琉璃的响声的。谁能够移到这个世界里去呢？他想：倘若他能够立刻象一只蜻蜓，展开翼翅，贴近那水面飞旋，他或许可以看见更辽阔更明净的另一个宇宙，而且倘若他能够象一个浮尘子，一直向那有光的里面撞了进去，他便可以清凉无汗的在那里面的空中翱翔起来，忘记了这个烦杂昏瞶的现世了。

然而那一洼浅水，深不到二寸，无论那样肥壮的人撞不进去；即使是那细小的浮尘子，也只能飘停在水面；纵令翱翔，只在宽广不过尺余的空间罢了。他大概这样想着吧？真的，这样一看着泥浆便会想出莫名其妙的事情来的头脑，一定是有了什么神经上的障碍呵！

沉闷的热的空气沾着在皮肤上，在肥壮的人，是比什么都更不爽快的事，从这檐标仰望去，一大块灰色的云横过来了。试想这屋外，人的视野所能吸收进来的树林，山野，屋舍，稻田，必定都扁扁的贴伏在地面上，静听着云端里的低的雷声。忽然几颗很大的雨点飒飒地打在他的额上了。那突然感到凉意而仰望着的脸无端地浮出了些微笑。

原载《小说月报》1928年1月10日第19卷第1期

【鉴赏】 读这篇散文好像看一幅构想单纯然而却是墨彩浓重的油画。这幅画有人物，也有景物。人物与景物二者和谐地构成“雨前”的也是人生的写照。

主人公章君，从前大概是个读书人，境况也许不错，不过现在却穷困潦倒了。这从他“做着鞋匠”的妻子和妻子的母亲耐着午后二时的暑热不停地劳作，与他躺在“书斋”的藤椅上百无聊赖地半睡这种对比的描写上得到验证。这无疑是一种窒闷与压抑的人生。

不过，这篇作品主旨虽在写人生上，却不在人生处落墨。作者把他的笔锋毫不吝惜地用在环境和景物上。这是不能不注意的特点。

请看写“热”。“时节是阴历六月中旬的一日”，开篇首句便迫不及待地地点明季节，确凿无误地先在读者头脑里铸定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溽暑之日，继而写道“微细到分辨不清的油一般的小汗粒从……鼻头和颊上续续渗出，随后竟蔓延到颈际了”。一下子便把难耐的燥热喷涂在读者的身心，使你立即产生身临其境的感受，迫你进入主人公的位置，与主人公共命运。

再看写“天气”。“窗外的天空不象可以教人看了会愉快的天空”，一句直逼心魄，言出人对天空的“不愉快”感。从天空写到云，原先本是“隐藏”在树林背后的，而现在却是从“四边地平线”（范围之广）“层层叠叠”（状态），并且是“堆上了还要堆上去似的”（情之急切），“向天顶推合”。虽说仅仅一句，却把那种黑云压城弥天盖地的变化情状写到淋漓尽致可感可触的程度。“窗外的空气是湿漉漉的带有浴堂的气味，窗外的天色是那样恹恹地灰白得骇人”，“在这种

境地，一个人每每能够瞧着眼前的各种物象而寻不出一意见来。”作者这样反反复复写天空、写云，而且写得这般可厌、可怖，目的便是创造出窒闷得压抑得人们已近麻木的氛围。这无疑是达到了的。这些笔墨绝妙地烘托了人物心境，景和情得到了天衣无缝的融合。

还有写“雷”也是不容忽视的。全文共有三处，先是一笔“人的心里总以为‘快响雷了吧’”，中间一笔“天边什么地方已经轰轰地响着低的雷声了”。雷是雨的先声，煎熬在暑热里的人们殷切地盼望着爽雨的沛然而至。不过读者的心境几乎被“天空”和“云”压迫得难以喘息了，这两句是很容易忽略过去的。及至到了最后，“忽然几颗很大的雨点飒飒地打在”“额上”之时，才会感觉到“云端里的低的雷声”，已然在“窒闷”“压抑”中孕育着并久久地昭示着这有声的希望了。